



卓青、何泽沛、王彭年 著

# 地下航綫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235 11

电影文学剧本

# 地 下 航 线

卓 青 何 烽 饰 王 彭 年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60·北京

地 下 航 线

卓 青 何泽沛 王彭年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会馆街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 $\frac{1}{32}$  • 印张 3 • 字数: 55,000

1960年4月第1版

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61·219 印数: 1-40,100册

定价: 0.30元

## 內 容 說 明

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还統治着閩江两岸，他們妄图对山区的游击队进行封鎖，可是，就在閩江上，以江鷹号快艇司机森官为首的几个共产党员却依靠群众坚持了一条“地下航綫”。

森官表面上是帮助楊船长贩卖私貨，暗地里把电台、枪支夾在私貨里送給游击队。反动派为了加强封鎖，派了个特务李伯光到江鷹号充任管仓。第一次，森官巧布疑陣，把李伯光賺上了別的船，可是这老狐狸发觉上当后，立刻在中途下船，等江鷹号駛到，又上了江鷹号，而且被他发觉了藏枪的地方。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森官冷不防把他打落江中。枪是运到了，可是森官的行动却被老舵工阿旺看在眼里。

阿旺是个虔信天主教的老实人，反动派企图利用懺悔的机会逼他說出情况，但是这恰巧暴露了神父和反动派的勾結，使阿旺觉悟过来，明白了要过好日子不能靠天主，只能靠被剝削者團結起来斗争。

以擅长游泳而逃得狗命的李伯光又安排下毒計，想在下一水运枪时把“地下航綫”的人員一網打尽，可是森官早有預見，約好游击队在中途切船。正在切船时，后面赶来三条运兵的船，幸亏司舵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阿旺，为了拖延時間，阻止国民党军队去增援，他故意触礁翻船，堵塞了航道，使切船任务胜利完成，他自己却英勇牺牲了。

李伯光等特务一个个束手就擒。“地下航綫”仍然坚持着。

連綿青山夾岸聳立。遠望江水蜿蜒如帶。江心礁石突起，浪花飛濺。秋陽下，岸邊的綠樹紅花，映照得江水更加碧綠清澈。初秋的閩江，依然象暮春三月那樣的鮮艷秀麗，風光如畫。但這只是大自然美麗的外貌……

在那灼熱的江邊沙石上，正有一隊隊彎腰駝背的緯夫，拖着上水船隻，揮着汗，聲嘶力竭地叫喊着：“哼哟！嗨哟！”他們匍匐着，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邁着步子，洶涌的江流迎着船頭咆哮着。——這正是人民生活極端困苦的一九四七年。

緯夫們低沉悲憤的聲音，漸去漸遠，江面上出現了逆水上駛的江鷹號。這是輪船公司仅有的幾條快艇之一。這條快艇的外表，還頗為華麗考究，但艙內，却是空氣混濁，雜亂不堪。旅客光着腳拥挤在破草席上，行李和破鞋爛襪塞滿了通道。一個小商人拿着一張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八日的中央日報，翻到第二版，全神灌注地念着報紙上的物價行情：“糯米四十三萬二，漲；美人紅三十九萬八，漲；江西青豆二十一萬，漲；白糖……，漲；赤砂……，

涨；美人魚漂布……，涨；龙头細布……，涨；……”他越念越快。在嘈杂的人声中，只听见一連串的“涨”字。一个正在数鈔票的旅客，不耐煩地打断他：“你別念了，老兄，那是昨天的报纸。橫豎什么都涨价，鈔票快成了废纸，老百姓是活不下去了。”小商人气憤地丢下报纸，目光发呆地望着窗外江水，沉重地說：“只有閩江的水不涨价，老百姓也能喝个飽。”岸上忽然传来一陣枪声，旅客肃靜。一个旅客望着从过道走过去的船上稽查，冷冷地說：“这个年头，閩江的水也不能隨便喝啦！”

小商人机警地向船长室一指：“小声点……”

江鷹号船长楊敬斋探头窗外喊：“林森官。”

江鷹号司机林森官正好向船长室走来。这是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高身材船工，体格健壯，相貌英俊，迅捷的举止中，表明他是一个十分机智果断的人。森官跨进船长室时，楊船长刚点上一支烟，香烟盒还拿在手里，看見森官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装出大方的样子递过去一支香烟。森官沒有接，楊船长赶忙装进口袋，說：“吳口碼頭就要到了。”

森官：“准备好了，我就下船。照着你的价錢卖，只能多賺，不能少賺。”

楊船长点点头，高兴起来：“一手交貨，一手拿錢，欠賬的买卖，我楊敬斋从来不干。乱世道，講的是現款現貨。”这是一个講究吃穿的中年人，留着仁丹胡，分头擦得烏亮，一张平板无味的脸，一双时刻眨閃的眼睛，以及被鈔

票单据塞得鼓胀的衣袋，說明他是一个貪財如命的家伙。

森官犹疑了一下：“就是怕路上碰見保安队、乡丁找麻煩。”

楊船长：“你就說是我楊某的，量他們也不敢动”。

森官略有难色地：“口說无凭，怕他們不信。”

“远处不敢誇口，这閩江两岸，要查我私貨的人还不  
多。”楊船长欣然自得地掏出一张名片交給森官。

江鷹号停靠吳口碼頭。

副机江財佛守在机仓口。江財佛——二十三四岁，浓眉大眼，肩寬腰圓，强壮有力。他看看左右无人，向仓內摆摆手。森官急忙掀开两块仓板，拿出一个木箱，装进麻袋，又迅速地把仓板盖好。財佛轉身帮助森官收拾葯品、布匹，捆做一挑，悄悄問：“誰来接你？”森官也悄悄回答：“老魏。”

森官挑着滿滿一挑貨，随旅客走上岸。

碼头上，一个水警伸手抓住森官的扁挑：“好油水呵！”森官回头对站在船头的楊船长喊：“上次借人家的麻袋和木箱子还去了。”水警抬头望望楊船长，森官早已夺路过去。

森官在岸上看見游击队參謀老魏，想要打招呼，但見他是船工打扮，又不便馬上相認。老魏却迎着森官走来，兜攬生意似的說：“坐船吧，小船下水快。”森官会意地随老魏沿江走去。老魏見前后无人，边走边对森官說：

“陆路查得紧，这几天天天有保安队搜山；支队长叫我用

小船来接你。东西都带来了？”

森官：“带来了，那个东西在麻袋里。”

两人来到江边，跳上老魏准备好的小船，两匹桨一齐划了起来，小船顺水而下，如箭离弦。

小船正在急驶，忽听岸边坍塌一半的旧码头上，有人鸣枪喝止。老魏伸手推舵，船头转向江心，但岸上枪响不已，冲下来三个敌兵，再看看前后，都有过往轮船，已无法避开搜查，老魏只好转舵靠岸。

船底擦着泥滩，三个持枪的保安团丁抓住船头，叫嚷着：“可抓住个做生意的了。有没有私货？”

森官站立船头，偷视三个保安团丁，迅速拿出几张钞票，递过去，毫不畏缩地说：“我也是替人跑腿，钱不算多，够三位喝顿老酒，买双鞋穿。”

一个保安团丁接过钱：“对呀，你是明白人，当兵的黄烟都抽不起啦。好吧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各的路。”

森官跳下泥滩，用肩扛住船头，用力一顶，小船离岸，森官翻身上船。小船正在转头，忽听岸边又传来一声枪响，一个敌班长飞奔赶来，小船只好停住。

敌班长气势汹汹地：“就这么放走啦？”

森官：“这三位老总看过了。”

敌班长：“都是什么货？有税单？”

三个团丁无话回答，其中一个还算灵巧，胡謔了一句：“有能吃的，也有能穿的。”

敌班长狠狠瞪了团丁一眼：“废话。”纵身跳上船，

动手翻貨。他翻到那条麻袋，提了提，喊：“解开。”

森官面色一变，拿出名片，态度强硬地：“我們稽查队楊队长亲手捆起来的，我不敢解。”

敌班长一怔，接过名片，看見名片上印着：

閩江輪船公司 江 鷹 号 船 长  
兼水上稽查队副队长  
楊 敬 斋

森官双手抱在胸前，冷冷地：“有事找我們公司經理也行，楊船长是朱經理大舅子，有話好講。”

敌班长跟着連声說：“有話好講，有話好講。楊队长，朱經理，晓得晓得，自家人。輪船公司——油水衙門。”他又看了看名片，看了看森官，把名片握在手心，跳下船去。三个团丁献殷勤地把船一推，老魏扳舵，小船駛去。

森官想起名片，大声喊：“名片还給我。”

敌班长在泥滩上討好似的喊：“总算有緣分，留张名片，将来有事好找楊队长照应。”

老魏、森官用力划船，两匹桨拍打水面。小船拐进一条小山溪。

## 二

傍晚。森官挑着貨担，老魏背着麻袋，走在树蔭浓密杂草丛生的羊腸小道上。站在巨石上的游击队哨兵向老魏打招呼。

群山环抱中一块小平地，拨开茂密的枝叶，才看见几堆篝火，几排竹寮，三三两两的游击队员，有的在操练，有的在洗衣，有的在唱歌。——这就是某游击队支队部。

老魏和森官来到一排竹寮门前，支队长和几个战士迎出门来。

老魏：“报告支队长，森官接来了。”

森官：“支队长，我都送来了。”

支队长：“快放下担子歇歇，水路好走吗？”

森官、老魏相视而笑。

“真的带来了？快让我看看。”报务员嚷着，从人群后挤上来。森官帮他解开绳子，从木箱里拿出一副电台。几个战士同声惊喜地说：“电台，电台送来了。”报务员欢天喜地地接过去：“有了千里耳，再也不怕敌人封锁消息了。”

满嘴胡须的老事务长也赶来了，他把两个烤熟的大地瓜塞给森官，就忙着去点收货品。

森官掏出货单交给老事务长：“价钱可是不便宜呵！”

老事务长：“我们不还价，不叫你为难。”

森官随支队长走进竹寮，竹寮内摆设简单，木棍撑起的床、桌，竹制的椅凳，竹制的水壶、茶杯。森官喝了一口水，捧着茶杯，深情地望着四周。支队长带笑地：“你就象出门三年，头一天到家一样。”

森官充满感情地：“比到家更亲热。”

支队长：“我看得出，你是慢慢习惯了地下工作，和

楊敬齋那号人也周旋得不錯。”

森官：“这个家伙貪財如命，跟他的‘生意’正好做下去。”

支隊長點頭同意，又問：“你們船上那个老舵公怎么样？”

森官：“人很正派，为了老婆常病，家里苦，戒了酒，信了天主教，他女儿小玉是我們外圍群众，他本人胆小怕事，只知道靠两手本事掙碗飯吃，恐怕一时还不能給我們办事情。”

支隊長：“胆小怕事信天主，那都是生活担子压的，被反动派欺侮的。也許一天半天他思想轉不过弯，只知道忍受，不知道反抗，只要我們工作做好，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。受压迫最深的人，一旦分清是非，看清真理，挺身而出走向革命，他就会成为一个最坚决的战士。”

支隊長停頓了一下，隔壁的收报声听得更加清晰。支隊長和森官相視微笑。显然，新到的电台发出的連續滴答声吸引了支隊長，支隊長面带喜色地指指隔壁：“一定有好消息，我去看看。”

森官又一次爱慕地环顧屋內，看了看泥墙上的作战地图，走到窗口。发现几个战士正在屋外修理一挺破机枪。森官看得出，游击队需要枪，需要歼灭敌人的武器。

森官正在沉思，支隊長拿着电稿走进屋来，兴奋地說：“你看，电台一架起来，就收到这么多好消息，真叫人高兴。”

森官挨近来看，支队长手点着电稿：

中共中央公布“中国土地法大纲”。

人民解放军攻克陕北清涧，歼敌五千余，活捉敌师长廖昂。

人民解放军进击平保綫，歼敌一万七千余，活捉敌军长罗历戎。

閩西我游击队智襲敌炮楼。

森官：“这样的消息，报上从来没有看见过。”

支队长：“国民党的报纸，那不过是愚弄人民的工具，它怎么敢发表真实消息？我们油印它几百份，让基点村的群众也高兴一下，增加坚持斗争的信心。”把电稿交给通讯员：“马上油印。”

灯下，支队长还在和森官谈话。

森官：“支部的活动情况就是这样。工人们有事常来找我们，要领导工人和公司闹，很容易，为了坚持给游击队运送物资，我们还要掌握自己，避免出头露面，引起敌人注意。”

支队长：“对！要躲开敌人的眼睛，注意隐蔽。江财弟年轻缺乏经验，你特别要劝导他……”

老事务长拿着货款、货单进来：“都算好了，买主还是我的名字，老主顾不犯疑。”诙谐地：“又便宜了你那个杨船长，等解放了福州，我要亲自找他算账，别人不懂他赚了我多少钱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薄霧正在消散，密林里，支隊長遜森官下山。

通訊員從後趕來，把一封電報交給支隊長：“剛收到的密件。”

支隊長看着電報，高興地說：“真有辦法，他們從敵人倉庫里弄出一批槍，要送給我們。”

森官：“一批槍？”

支隊長：“這批槍對我們作用很大，一定要趕快運上山來。”

森官：“支隊長，運槍的任務交給我們吧，我們一定完成。”

他們就要分手了。支隊長停步對森官說：“任務交給你們。”又緊握森官的手，親切地叮囑：“敵人一定要加強控制這條閩江，要把水上交通緊緊抓在手里。你們要勇敢、大膽，更要機警、細心，堅持這條秘密地下航線，不能暴露。好，快回去吧。”

森官一個人快步向山下走去。

### 三

閩江上，江鷹號順水下駛。還是那個擁擠雜亂的客倉，還有那個跑單幫的小商人。不過，他已經沒有興致去念報紙上的物價行情表了，他長嘆一聲，對身邊的一個小商販打扮的人說：“這年月，干什麼都難啊！”

“是呵！”回答的人鷹鉤鼻，小胡子，名叫李伯光。他試探地問：“聽說，在這條閩江上跑單幫，很賺錢？”

小商人压低聲音：“我們小生意將本求利，能保本就算不錯了。人家有权有勢，帶上一批貨，不上稅，不出運費，那才是賺大錢！”

李伯光陪笑點頭，表示領悟，他掏出香烟，却没有火柴，站起来走出这层客仓。

狹小的船舷上，李伯光拉住仓壁上的拉手向前走，看見机仓口忙得滿頭大汗的財倌，搭訕着說：“入了秋了，还这么热！借个火。”

財倌：“不会抽烟，沒帶火。沒有事別到船边上來，來了大浪，小心把你打下水去。”

“对，对，這地方太危險。”李伯光唯唯諾諾地退去。

森官在机仓內操縱機器，問：“什么人？”

財倌：“誰曉得是干什么的。”

汽笛連响三声，江鷹号加大馬力，冲向礁石星布江流湍急的險滩。司舵間，一个年輕助手讓位給副司舵陈阿旺。陈阿旺五十岁，瘦長臉，光头，背微駝，中等身材。他接过罗盘，准确有力地轉动着。船头刚避开一块暗礁，迎面又来一块鱷魚头似的尖石，站在船头的水手手持鉄头竹篙去抵，但船头又已灵活避开，只激起一片如雨的水花扑上船头。

年輕助手无限敬慕地說：“阿旺叔，你真是我們閩江

輪船上的一把好手。我敢說，快艇上十幾個老司舵都比不過你。”

阿旺略帶不滿地：“哼，好手！”

年輕助手憤憤不平地說：“我真看不慣，你干正舵的活，拿副舵的錢，誰也受不了，阿旺叔，這明明是欺侮人。”

阿旺：“我十七歲上船，今年五十整，在閩江上風吹日晒這麼多年，老了。”感嘆地搖著頭。“噫！講這些干什么，要養活一家大小呵。”

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門寸步難，行車走船，翻嶺過灘，多亏天主保佑！”李伯光站在司舵間入口處，自言自語，打量著老司舵陳阿旺的背影，和司舵臥室內掛的聖象和十字架。

阿旺聽見，回頭看看是一個生人。

李伯光趁機邁進一步：“大叔，借個火。”

阿旺掏出火柴，李伯光客氣地接過來。船頭風大，他連擦三根火柴都滅了。阿旺做手勢叫他彎身蹲下，李伯光陪著笑彎下腰，表示在船上是外行。

阿旺：“頭一次坐船？”

李伯光：“頭一次。我父親是個教徒，”念念有詞地：“仁慈的天主救他脫離了苦海。他老人家在世，也常領我上教堂去，他老人家升了天，我就忙著掙碗飯吃，唉，天主……”

阿旺虔誠地：“天主會保佑的。”

李伯光：“好心腸的人做不了买卖，为了怜悯人，我几个小本錢都蝕光了。”凑近阿旺身边，“我有个亲戚在你們輪船公司，我想找个小差事，你們公司里缺不缺人？”

阿旺：“我天天跑船，公司里的事不知道。”

李伯光：“我不管大小，能混碗飯吃我就干。大叔，你給想想哪里有缺，我好开口。”

阿旺想了想：“我們江鷹号上还缺个管仓。”

李伯光：“管仓就管仓，总比餓肚子强。多謝大叔你指点。”灵机一动，“大叔，听人說跑船带貨能賺錢。大叔你……”

阿旺：“我陈阿旺再穷，也不干非法的事，走私漏稅我不干。”

李伯光：“我是听人說，好多船工都多少带点。”

阿旺：“人不要奢求妄想，人要靠本事吃飯，天主会施恩的。”

李伯光：“是，是，仁慈的天主。”

江鷹号汽笛鳴响，减速駛近福州碼頭。

#### 四

江鷹号停靠福州碼頭。

碼頭附近，几条小木船搶着向躉船划来，有个旅客向一条小船招手叫喊。搖船的是一个面庞秀丽，梳一条长辮子的小姑娘，她輕巧地搖着小船，靠攏躉船，对要船的旅

客說：“不搭客，接自己家里人。”很快地發現阿旺，  
賊：“爹，船在这里。”

阿旺接住小玉的手，跳下船來，小玉還沒有馬上划  
槳，問：“財倌哥呢？”

阿旺用手向岸上一指：“又碰上他那幫好友了。”

小玉把小船順江岸划去，眼睛望着岸上。

岸上，幾個船工迎着財倌問：

“森官上哪里去了？我們等他回來出主意。”

財倌往肩頭披着衣裳：“有點事，就來。”

船工們：“明天發工錢，聽說還是用搖碼機，十個人  
只發兩個人的錢。”

“物價又在漲，遲發幾天就去了幾升米，活坑人。”

“財倌，出個主意。”

財倌：“明天我們都到公司去，不發工錢就不走，看  
公司管不管飯。”

船工們也跟着掄拳叉腰：“對，不發錢，就管飯。”

財倌：“大家傳傳話，多找些人去，人多勢眾，看誰  
硬過誰。”

船工們有說有笑地沿江走去。在他們後面，小商販打  
扮的李伯光悄悄尾隨，注視着走在船工中間的粗壯的財  
倌。

財倌和船工們正談得高興，忽聽江邊有人喊他，停步  
一聽，聽出是小玉的聲音，對船工們說了一句：“我坐船  
去。”抬腿就要跑去。但被一個船工一把抓住，故意問：